



the thing about jellyfish

放飞水母的女孩

(美) 艾丽·本杰明 著
李梁瑜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放飞水母的女孩

(美) 艾丽·本杰明 著 李梁瑜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飞水母的女孩 / (美) 艾丽·本杰明著; 李梁瑜
译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306-7291-4

I. ①放… II. ①艾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
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014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—2017—89

THE THING ABOUT JELLYFISH by Ali Benjamin
Copyright © 2015 by Ali Benjamin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ittle, Brown Book Group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放飞水母的女孩

(美) 艾丽·本杰明 著

李梁瑜 译

出版人 汪惠仁

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

电话传真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 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赵世鑫

特邀编辑 杜益萍 李 爽

装帧设计 朱 琳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8

字数 130 千字

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06-7291-4

定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幽灵之心

如果你长时间凝视一只水母，就会发现它像一颗跳动的
心脏。这跟水母的种类无关：不论是闪烁着迷人光线、
鲜红如血的警报水母，或是有各式褶边的戴笠帽的水母，
还是近乎透明的海月水母，它们都依靠脉冲快速收缩、扩张，
就像一颗幽灵之心——你可以透过这颗心直抵另一个世界，
那里隐藏着你曾经遗失的一切。

水母甚至没有心脏。当然，它们不光没有心脏，也没
有大脑、骨头和血液。但如果盯着它们看一会儿，你便会
注意到它们在跳动。

特顿夫人说过：“如果活到八十岁，你的心脏就会跳动
三十亿次。”我一直在想这句话，试着想象这么大的一个数
字。三十亿。倒数三十亿小时，现代人类还不存在——世
上仅有眼神狂野、浑身毛发、咕哝个不停的穴居人。三十
亿年前，生命本身几乎不存在。而你的心脏，始终恪尽职守，

跳动不息，直到三十亿次。

不过，你得活到那么久。

无论你睡觉、看电视，还是站在海滩上把脚趾埋在沙子里时，你的心脏都在跳动。也许你站在那里，望着深海上的点点白光，琢磨着要不要再次入水时；也许你留意到晒伤的肩膀上泳衣肩带有点紧，或是阳光太刺眼时，它都在跳。

你眯起眼睛。此刻你与其他人一样，都是活生生的。

海浪仍在你的脚下翻滚，一浪接着一浪（就像心跳一样——不管你有没有留意过），肩带还在勒紧。也许你心里想的并不是阳光或肩带，而是海水有多冷，或者海浪是怎样在你脚下的湿沙上冲出洼陷的。妈妈在不远处拍照，你知道应该转向她，对着镜头微笑。

但你没有。你既未转身，也没微笑，只是一直望着大海。你们都没意识到此刻有什么重要，或将会发生什么（你们又怎会知道呢？）。

其间，你的心一直跳着。它只是忠于职守，一下接一下地跳动，直至接收到停止的信号——这或许几分钟后就会发生，而你对此甚至一无所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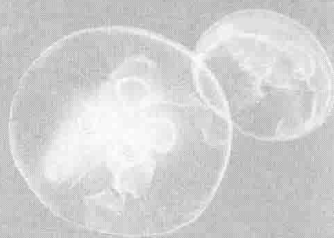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有的心脏仅仅跳动四亿一千两百万次左右。

这数字听起来庞大，事实上却几乎难以令你活到十二岁。

Part One

第一部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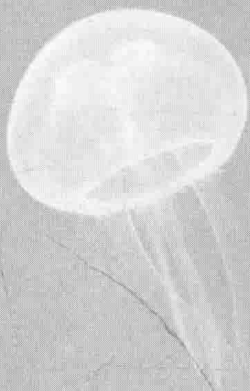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的

无论是写一份中学实验报告还是一篇真正的科学论文，开篇都要先介绍你的写作目的。我们希望从这项研究中发现什么？它与人类关心的问题有何联系？

——特顿夫人，七年级生命科学教师
马萨诸塞州南格罗夫尤金·菲尔德纪念中学



触摸

在七年级的前三周，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：一个人只是保持安静就会变得可有可无。

我一直以为，人们是通过眼睛感知事物存在的。但是，当尤金·菲尔德纪念中学组织去水族馆秋游，我——苏西·斯旺森彻底消失时，我才发现，人们更多是通过耳朵而非眼睛来察觉事物的。

我们在触摸水箱厅听一个留着络腮胡的工作人员对着麦克风讲话。“把手伸平。”他说。他解释道，如果我们把手放在水族箱里保持纹丝不动，小鲨鱼和鳐鱼就会像友好的家猫一样轻摩我们的手掌。“它们会向你游去，但你必须伸平手掌，保持不动。”

我本来也想体验鲨鱼轻抚手指的感觉，但水族箱前围满了人，特别嘈杂。我站在后面，只是看着。

为准备这次秋游，我们在艺术课上做了扎染衬衫，手

也沾上霓虹橙色和蓝色。现在我们穿着这些衬衫，就像穿着荧光制服。我猜这样安排的原因是万一有人走失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一些漂亮女孩——像奥布里·拉瓦利、莫莉·桑普森和珍娜·凡·胡斯，都把衣服在腰间打了个结。我的衬衫却像件旧艺术工作服似的垂在牛仔裤外面。

从最坏的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月了，我变得沉默寡言也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。我并不是像其他人所想的那样拒绝说话，只是不想在没必要的时候让世界充斥我的声音。这和过去那个滔滔不绝的我正好相反，但比人们期望我能闲聊要好一些。

如果我能和别人闲聊，也许父母就不会坚持让我跟医生聊一聊了。下午秋游之后我就要去见医生。说实话，他们让我去见医生的理由站不住脚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只是不说话——如果这就是根本问题所在——那他最不该见的就是这种医生。

而且，我知道这种“聊一聊”意味着什么。这意味着父母认为我脑子出了问题，这种问题不像做不出数学题或学不会阅读那么简单，而是他们认为我有精神方面的问题，弗兰妮称之为“疯”，意为“精神充满缺陷和裂缝”。

这意味着我的精神有缺陷和裂缝了。

“把手伸平。”水族馆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在对谁说——这样也好，因为根本没人听他讲话。“这些动物都能真真切

切地感受到屋子里的心跳，你们没必要晃动手指。”

贾斯汀·马洛尼，一个阅读时需要动嘴默念的男孩，一直试图抓住鲐鱼的尾巴。他的裤子很松，每次他向水箱探身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的一截内裤。他的扎染衬衫穿反了。又一条鲐鱼游了过来，贾斯汀快速伸手去抓，却溅了旁边的莎拉·约翰斯顿一身水。莎拉是新来的转学生，她抹掉额上的盐水，往远处挪了挪。

莎拉非常安静，这点我很喜欢，她在开学第一天还朝我微笑了。但当时莫莉走过来对她说了什么，然后我看到她在储物柜边和奥布里交谈。于是现在莎拉和那些女孩一样，都把衬衫在腰间打了个结。

我把挡在眼前的一绺头发别到耳朵后面，但它瞬间又垂到了我的脸上。真拿一头髻发没办法。

迪兰·帕克悄悄地走到奥布里身后，抓住她的肩膀摇晃。“鲨鱼！”他喊道。

周围的男孩哄堂大笑。奥布里尖声惊叫，旁边的女孩们也都跟着叫起来，但又都咯咯笑了——男孩在旁边时，女孩常会那样笑。

当然，这又让我想到弗兰妮，如果她在那里，也会像她们一样咯咯笑的。

我浑身冒汗，极度不适——每次只要想到弗兰妮就会有这种感觉。

我紧闭双眼。有那么几秒钟，眼前的黑暗使我如释重负。然而一幅糟糕的画面跃入我的脑海，我幻想着触摸水族箱破了，鳐鱼和小鲨鱼流得满地都是。在缺水的情况下，不知道它们能坚持多久。

对它们来说，周遭的一切都过于冰冷、嘈杂和刺眼。不久，它们就会永远停止呼吸。

我睁开眼睛。

有时候你特别渴望能改变一些事情，甚至难以容忍跟眼前的一切待在同一个房间里。

远处的角落里，有个箭头指向去往楼下水母展厅的楼梯。我朝楼梯走去，回头扫了一眼，看是否有人会注意。迪兰在向奥布里泼水，她又在尖叫。一个监督员走过去，已经在训斥他们了。

尽管我穿着霓虹灯般扎眼的衬衫，尽管我有着一头鬃发，但似乎没人看到我。

我下了楼梯，向水母展厅走去。

没人注意到我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

你逝去整整两天之后，我才得知这个消息。

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午后，六年级过后漫长而孤独的夏日即将结束。妈妈把我叫进屋，一看到她的神色我就知道出事了——非常非常糟糕的事。我很害怕，想着是不是爸爸出了什么事。但自他们离婚后，妈妈还会在乎他受伤吗？我转念又想可能是哥哥出事了。

“苏。”妈妈开口说道。我听见冰箱嗡嗡低鸣，水啪嗒啪嗒地从淋浴喷头落下，壁炉架上的旧钟滴答作响——除非我记起给它上发条，否则这个钟永远走不准。

几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宛如破墙而入的精灵。阳光洒在地毯上，寂静无声。

妈妈不动声色地说着，语速正常，但一切都好似放慢了速度，就好像时间本身变得厚重凝滞，又仿佛时间已不复存在。

“弗兰妮·杰克逊淹死了。”

仅仅几个字，说出来可能只需几秒钟，但又似乎用了半小时之久。

我首先想到的是：真奇怪，她为什么连名带姓地称呼弗兰妮？印象中妈妈从未叫过你的姓氏。对她来说，你一直都是弗兰妮。

接着，我才意识到她提到你的名字之后还说了什么事。
淹死了。

她说你淹死了。

“她当时在度假。”妈妈继续说。我注意到她纹丝不动地坐着，肩膀僵硬。

“海滨度假。”她又补充说，仿佛这样就能使她所讲的一切合乎情理一样，“在马里兰州。”

可这显然讲不通。

有一百万个理由可以证明她的话站不住脚。我在不久前见过你，当时你和其他人一样活蹦乱跳；你还是游泳高手，从我们认识起你的泳技就比我高。

况且我们之间结束的方式不该是这样的。任何事情都不该这样结束。

还有我的妈妈，她就在我面前，说着这些话。如果她说的都是真的，如果她告诉我的这件事确实发生了，那就意味着我对你的最后一瞥——六年级毕业那天，你拎着好

几袋湿衣服，在走廊里一路痛哭流涕，是我见你的最后一眼。

我盯着妈妈。“不，她没死。”我说。

你没死，你不可能死。我非常确定。

妈妈张开嘴想说点什么，但终又什么都没说。

“她没死。”我坚持着，声音更大了。

“事情发生在星期二。”妈妈说，声音比之前小了许多，仿佛我越来越大的声音抽走了她呼吸的力气。“事情发生在星期二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”

现在是星期四。

已经过去整整两天了。

每当想到这两天，想到你失去生命我却没有得知消息的这段时间，我都会想到星星。你知道吗？离我们最近的星星发出的光抵达地球需要四年时间，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星星——任何一颗星星——都只是它过去的模样。那些闪烁的光芒，天空中的每一颗星星，都可能已经在数年前熄灭了。此刻我们看到的夜空可能仅是一片虚无，而我们甚至对此一无所知。

“她会游泳，”我说，“她是游泳高手，记得吗？”

妈妈什么也没说，我再次追问：“您记得吗，妈妈？”

妈妈只是闭着眼睛，额头埋在手掌中。

“这不可能。”我坚持道。她怎么就不明白这有多么荒谬呢？

妈妈抬起头，仿佛为了让我听清每一个字，她竭尽全力缓慢地说：“游泳高手也会淹死的，苏。”

“但这不合情理，她怎么会……”

“不是每件事都会合情合理，苏。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”她摇了摇头，深吸一口气，“这可能根本不像真的，我也不愿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。”

她又闭上了眼睛。漫长的几秒钟过后再次睁开眼，她的脸可怕地扭曲着，泪珠顺着脸颊滚落。“很抱歉，”她说，“真的很抱歉。”

她神情古怪，脸皱成一团。我讨厌她这样。我转过脸去，那些荒谬的话仍在我脑海中翻滚。

你淹死了。

在马里兰游泳的时候。

两天前。

不，一切都不合情理。那时候是这样，不久后地球迎来满天星星的夜晚也是这样，翌日清晨它转回来再次迎接阳光时还是这样。

世界能再次迎来阳光普照本身就很荒谬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共同的故事。但结果却是你有了自己的故事，我也有了我的。我们的故事也许重叠过一段时间——时间久到使它们看起来像同一个故事，但实际上却大相径庭。

这让我认识到：每个人的故事终究都是不同的。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，即使有段时间他们好像有交集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我妈妈得知了你的不幸，悲伤压得她喘不过气来，我却仍像以往那样在草地上疯跑。也曾有一段时间，有人得知了这个噩耗，我妈妈却浑然不知。还有段时间，除了你妈妈，地球上几乎没有其他人了解这件事。

这意味着曾有一段时间，你已逝去，地球上却无人知晓。只有你，独自一人，消失在茫茫大海中，甚至没有人往那方面想过。

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孤独无助的事情。

“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”我妈妈曾这样说。这是一个可怕，同时也是最糟的回答。

特顿夫人说过，如果发生了无人能解释的事，就意味着你触及了人类认知的边缘。这时你就需要科学。科学是一个寻找答案的过程，这些答案其他人往往无法给你。

我敢打赌你甚至从未见过特顿夫人。

“有时候事情就这样发生了”并不是一个解释，也远远算不上科学。但一周又一周过去了，这就是我得到的全部答案。

直到我站在那间地下室里，望着玻璃水族箱另一头的水母，事情才发生了变化。

隐形生物

水母展厅位于触摸水族箱的楼下。其他七年级的同学都在触摸水族箱那里互相泼水嬉戏，水母展厅却几乎空无一人。这里的安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

展厅里摆了许多装着水母的水族箱。有的水母触手比发丝还细。水族馆肯定往水箱里投射了灯光，因为那些水母一直在变换颜色。附近的另一个水族箱内，水母的触手打着转，正如在水下漂浮的少女的头发一样。第三个水族箱里，水母的触手粗大笔直，好像是它们为自己建造的牢笼一般。还有一个水族箱里全是水母宝宝，宛如细小、纤弱的白色花朵。

多么非比寻常的生物，所有的都是——像极了外星人。优雅、安静的外星人。宛如无须音乐伴奏就翩翩起舞的外星芭蕾舞者。

靠近房间的角落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隐形英格码。